



•历史回溯•

抗战胜利后中美曾筹划合编《中国植物志》

胡宗刚*

江西省、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 江西庐山 332900

摘要: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1946年在美国植物学家梅尔、和嘉倡导之下, 提议中美两国合编《中国植物志》, 得到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骕积极响应, 并开始编制计划、组织人员、筹集经费, 但因时局影响, 并未予以实施; 但可将此看作是1988年中美开始合编*Flora of China*之起始。

关键词: 中国植物志; 植物学史; 植物学家; 胡先骕

胡宗刚 (2024) 抗战胜利后中美曾筹划合编《中国植物志》. 生物多样性, 32, 24220. doi: 10.17520/biods.2024220.

Hu ZG (2024)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ce planned joint compilation of the “*Flora of China*” after the victory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Biodiversity Science, 32, 24220. doi: 10.17520/biods.2024220.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nce planned joint compilation of the “*Flora of China*” after the victory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Zonggang Hu*

Lushan Botanical Garden, Jiangxi Provinc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Lushan, Jiangxi 332900

ABSTRACT

After the victory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in 1946, American botanists Elmer Drew Merrill and Egbert Hamilton Walker propose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Flora of China*” jointly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roposal received enthusiastic support from Chinese botanist Hsen-Hsu Hu, who initiated the planning, organized personnel, and began fundraising efforts. However, due to the prevailing political situation, the project was not implemented at the time. Nonetheless, thi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incep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 that culminated in the joint compilation of the “*Flora of China*” in 1988.

Key words: *Flora of China*; history of botanical science; botanist; Hsen-Hsu Hu

中国植物学自20世纪初开始建立, 至抗日战争之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之时, 凡二十余年, 得到长足之发展。该学科在创始之初, 因主要创始人胡先骕、钱崇澍、陈焕镛等均有留学美国经历, 故与美国植物学界保持合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 中国虽为战胜国, 但中国的科学事业却因战争受到重创, 经费拮据, 已难以恢复到战前之规模。1946年10月, 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主任梅尔致函中央研究院, 告知拟由中美植物学家合编《中国植物志》。梅尔(Elmer Drew Merrill, 1876–1956), 世界著名植物学家, 历任菲律宾科学局局长、加州大学农

学院院长、纽约植物园主任、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主任, 中美植物学研究合作之重要推动者。中央研究院为国立研究机构, 并代表国家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合作。1946年10月26日,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年会在南京召开, 胡先骕南下出席。会上讨论中美合编《中国植物志》事, 胡先骕提议由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和静生生物调查所联合组织《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推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为召集者。其时, 中国植物学重要研究机构还有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 该所所长陈焕镛因在抗战期间, 为保存该

收稿日期: 2024-06-06; 接受日期: 2024-06-17

* 通讯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huzonggang@sina.com



胡先骕 Hsen-Hsu Hu (1894-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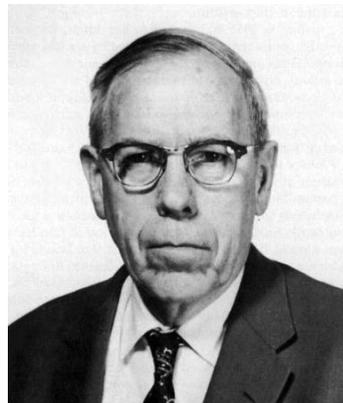
梅尔 Elmer Drew Merrill (1876-1956)

所植物标本而与汪精卫政府合作，正受汉奸罪名指控，尚未完全复员，故未被列入。

胡先骕对中美合作编撰《中国植物志》前景甚为乐观。11月14日返回北平，接受《华北日报》记者采访，言及此事(附录1)。该报载云：

美国哈佛大学与美国国家博物院联合密西根大学等，商请中国生物学界，并函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联合编纂《中国植物志》，已在中央研究院评议会通过。哈佛大学来函谓：经费由美国几个大学筹备，这一工作将须十年，密西根大学已认捐十年经费，中国植物学家与欧洲方面专家均将邀赴美，利用彼等图书标本以研究。当然我国之标本，亦有参考价值。我国方面主持的机构，有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与静生生物调查所等三机构。美国方面主持的人为梅尔博士。

梅尔在提出中美合编《中国植物志》之际，其本人正在办理退休手续，当其致函胡先骕告知将要退休消息后，12月2日，胡先骕复函云(胡晓江, 2023:



和嘉 Egbert Hamilton Walker (1899-1991)

152): “很遗憾获悉您辞去了阿诺德树木园主任的职务，我认为这是该机构的重大损失。但当我得知您提议召集中美两国植物学家共同编写《中国植物志》，并已获得中国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批准后，我相信这一重要工作将因您卸任行政职务而更有成效。希望您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能继续留在树木园，我们可以在牙买加平原再次见面。”梅尔年届七旬，退休之后，尚未确定在何处安度晚年，胡先骕劝其继续留在哈佛，领导合编《中国植物志》项目。

梅尔退休，美方领导合编《中国植物志》之务改由和嘉担任。和嘉(Egbert Hamilton Walker, 1899-1991)，美国著名东亚植物学家、文献学家，长期担任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斯密森研究院)植物部研究员。梅尔12月17日致函胡先骕，告知和嘉接手后进展(胡晓江, 2023: 155): “和嘉博士发起了《中国植物志》合作计划，并提交至太平洋科学理事会。该组织(尚未予以资助)尽管在原则上认可这个构想，但认为这有些超出其职责范围。我提醒和嘉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大笔资金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确保项目的连续性。我认为，他对我指出一些阻碍而感到有些烦恼。”和嘉乃是在梅尔之外，重新组织，另筹经费，或者对梅尔提醒不以为然。

1946年年底，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任鸿隽赴美处理该会事务，曾到访华盛顿斯密森研究院，与和嘉晤面。和嘉与其谈中美合作编写《中国植物志》事，并拟定计划书。任鸿隽于1947年初回国，2月6日即致函胡先骕，告知此事。胡先骕得悉，并未即刻作出积极反应，而是静待进一步消息。4月18日胡先骕收到和嘉3月31日寄来的一份中美联

合编纂《中国植物志》备忘录, 及在组织美方编委会事项, 以对应于中央研究院成立的编委会, 希望胡先骕出任主编。并言此项研究将可应用到大笔经费, 系由佛尔布莱特参议员向国会提交一项法案, 用于资助中国的文化和科学事业, 总经费在2,000万美元, 预计9月之前可以下达。该函《胡先骕全集》未收录, 此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央研究院档案(附录2)。系胡先骕奉到此函之后转呈于中央研究院干事长萨本栋。

其时, 胡先骕正为复员静生生物调查所缺乏经费而四处筹措, 然所得甚微。该所为任鸿隽所任干事长之中基会主办, 但中基会资助力度已是杯水车薪。此可自美得到大笔经费, 无疑是久旱逢甘霖, 胡先骕立即致函任鸿隽相告, 其云:

今日接和嘉来函, 云彼已拟就编纂《中国植物志》计划, 送呈美国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数月后即可望以巨款寄华, 以供此用。而将来静生采集研究可望由此得大量资助, 以弟将为此巨大工作之主要负责人也。惟主持此工作必需多人协助, 故除专家外, 尚须添助教数人。美国方面既对于此项工作如此积极, 我国人士亦应有同样之热忱, 方不负他人之美意。似不宜但求目前之苟安, 而一味紧缩, 想兄亦以为然也。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沿雷多公路采集植物, 梅尔希望云南农林植物所担负此责, 将另筹经费以充此用。编纂《中国植物志》(中英文本及分区植物志多种), 需二十五年之久, 弟决意终身从事于此。兄等为主持中国文化事业之人, 望能在经济上为此项大事业以帮助, 俾弟能专心致志从事研究, 以免费神于筹款, 则幸甚矣。^①

编撰《中国植物志》乃是胡先骕开始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之始所立下之宏愿, 此经近三十年积累, 今得付之实施机会, 愿终身从事之, 且希望增加人手, 愿任鸿隽予以支持, 以便其从目下筹款事务中解脱出来。或者在任鸿隽看来, 胡先骕过于兴奋, 回函云: “关于和嘉所言, 弟极盼其能成事实, 但如添人助理, 仍须在该项计划已经实行(即款项已来)之后, 方觉稳妥, 兄意想以为然。”

胡先骕预计经费将到, 即作采集计划, 5月20日再次致函和嘉, 节录如下(胡晓江, 2023: 490):

随着委员会的成立和资金的到位, 我想我们很快就会组织一系列大规模的植物考察活动。正如我在上一封信中所说, 尤其是在江西、广西、贵州以及云南。前三个省份富有大量新物种而尚未充分考察, 云南虽被多次考察, 但因其物种极为丰富, 应该进行更为彻底地考察。在四川发现的水杉, 云南和贵州发现的山核桃、福建发现的3种川苔草科植物, 表明中国还有多少新的、重要的发现值得期待。梅尔教授表示希望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能够承担由加尔各答植物园的Biswas博士首次提出的雷多公路沿线植物考察。一旦资金到位, 就应该尽快组织这次考察, 以便明年初如果急需, 中美植物学家可以共同开展这项重要工作, 或者由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独自承担这项工作。今年, 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将考察滇东南过去未探索的新地区, 庐山植物园将考察江西西北部。两次考察都将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希望能九月份提供两次考察都需要的资金支持。今年秋季, 我们将努力采购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和喙核桃(*Carya sinensis*)的种子, 这是近年来中国两个最有趣且具有植物学意义的新发现。

中央研究院接胡先骕转来和嘉之函, 又将其打印二份, 其一转至该院所属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罗宗洛得阅之后, 致函院干事长萨本栋:

本栋吾兄赐鉴:

承转来E. H. Walker氏函, 敬悉。当与本所同仁讨论, 咸谓编纂《中国植物志》事, 如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本所若不为主持, 任一二人在外招摇, 反于吾国学界不利。W氏所拟之Work Plan, 同仁亦表示反对, 尤其是国内采集亦须美国人主持一点, 因如此下去, 我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内, 将无工作之标本室, 模式标本尽流至外国, 不免踏过去三十年之覆辙。故同仁等决先拟定工作计划, 于暑中招请静生及平研院植物所(编者注: 即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代表在本所共议。惟此奉略需经费(二三人之旅费及来所招待费), 希望院方能酌予补助, 特以奉闻。

此上, 即请
近安

弟 宗洛 拜 四月廿六^②

^① 胡先骕致任鸿隽函,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档案,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中央研究院档案,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393, 案卷号



罗宗洛 Zongluo Luo (1898-1978年)

其时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从事分类学研究者有裴鉴、单人骅、周太炎诸人，而所长罗宗洛乃是研究植物生理学，但其与秉志、胡先骕有宿怨；此时，不仅欲由其所主编《中国植物志》，且对胡先骕有所贬损，对胡先骕此前与国外合作交流方式也大加指责。国内如何组织，还是按上年评议会之议决，由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合组《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如何规划和具体实施，罗宗洛建议先由三个研究所商定，再与美方交涉，形成共识。

1947年7月21至22日，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召集在上海开会。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刘慎谔、静生生物调查所派研究员唐进分别来沪出席，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裴鉴为代表，共同商讨，议定《中美合作编纂中国植物志(限于维管植物)草章》，成草章四条、中美合作原则三条。

在上海会议之后，和嘉与中央研究院有直接联系，约在八月初中央研究院接到和嘉来函，干事处将该函再转于罗宗洛。罗宗洛复函云：

迳覆者：

京秘字第七二五五号大函及附件E. H. Walker氏来函等二份，均已读悉。

中国地大，植物种类繁多，专家多各自为政，不相合作，时至今日，尚未能写成《中国植物志》。及承友邦同好之士设计推进，诚堪汗颜。人既有热忱，既肯出钱，又提供材料，若我不能出力，则更

可耻。三十年来国人专攻植物分类者，不为不多，惜群雄割据，敝帚自珍，其散漫混乱，一如中国之政治。若利用此机会，加以清理与组织，诚学界之福。Walker氏之提议，弟极表赞同，若彼之计划实现，经费有着，则事业之进行无甚困难，我方所应做者即为部署与采集标本二事而已。兹就我方进行办法管见所及者，条列于下：

一、以中研院植物所、北研院植物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等为中心，组织“中国植物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编纂事宜；

二、由委员会遴选人才，或以地域为单位，或以植物之科属为单位，推定执笔者，通知美方；

三、各专家同意担任其所指定之部分后，即须在短期内搜集材料(包括标本与文献)，携赴美国；

四、国内各研究机关当予专家以检阅标本及文献之便利；

五、吾国地大，交通不便，未经植物学者调查之地必不少，应由委员会组织采集队，前往采集，以补缺陷；

六、中国植物志应为一连续之出版物，以植物之科、属为经，区域为纬，由拟定之专家分别或合同执笔，陆续付印，随时补充；

七、中国植物志之印刷在美国行之；

八、出版费及中国专家在中国以外之一切费用，由美方负担。至于委员会之费用，由中国政府负担。

此复

总干事处

罗宗洛 八月六日^①

罗宗洛对具体合作编写方案有进一步阐述，意请干事处转于和嘉。但在函中，对其时中国植物分类学界仍持批评态度，希望通过此次编写《中国植物志》，对该学科予以重新组织，但如何重组，未作具体意见，即便三家研究所如何合作，也未提及。

不知胡先骕是否知悉罗宗洛否定其于中国植物分类学所作之努力，但胡先骕还在积极推进中美合作事宜，9月15日中央通讯社发布一则消息：“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今语记者：与美国植物学界合编之《中国植物志》工作，一俟美国国会议员佛尔布莱特提议赠交中国文化界事业费千万美金拨出后，即可着手筹备。”其后，时局急剧变化，未

胡宗刚: 抗战胜利后中美曾筹划合编《中国植物志》

见此项合作相关史料, 更未见实施, 即便佛尔布莱特之议案在美国国会是否获得通过, 也不知也。

1949年之后, 中美两国植物学界联系中断, 待1978年开始恢复, 1979年中国植物学会代表团访问美国, 在访问行将结束之时, 中美植物学家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座谈, 讨论今后合作事项, 中方代表吴征镒、俞德浚提出中美可组织人员翻译正在陆续出版之《中国植物志》; 美方联络人雷文(Peter Raven)对此甚有兴趣。经过长期筹备协商, 于1985年由中国科学院与美国科学院签订正式合作协议, 并开始编撰*Flora of China*。中美两国此项合

作, 与本文上述抗战胜利之后中美曾筹划合编《中国植物志》没有直接关联, 只能说中美合作之基础一直存在。

致谢: 本文中英文的翻译由程雪寒女士完成, 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Hu XJ (2023) Hsen-Hsu Hu: Complete Works, Vol. 18.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anchang. (in Chinese) [胡晓江 (2023)《胡先骕全集》第十八卷.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

附录 Supplementary Material

<https://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CN/10.17520/biods.2024220>